第 18 卷 第 4 期　　昆 虫 学 报　　Vol. 18, No. 4
1975 年 11 月　　ACTA ENTOMOLOGICA SINICA　　November, 1975

# 昆虫分类学必须坚定地沿着我国宪法第十二条指引的方向前进

## ——甘薯叶甲鉴定工作中的一些体会

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昆虫分类室叶甲组

甘薯叶甲 (*Colasposoma dauricum* Mannerh.) 是一种重要害虫，在南方主要为害甘薯茎、叶，这个物种由于分布广，变异大，先后曾被描述成十种，分类上比较混乱，国内曾使用过三个学名。1974 年，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教导，深入生产实践，对甘薯叶甲进行了调查研究，初步澄清了这个种的分类问题。下面就几个方面谈谈我们的体会。

## 一、由表及里的调查是搞清问题的关键

甘薯叶甲分布广，外形变异大，只靠外部形态分类，碰到很多困难。例如，1972 年原天津地区农科所送来该地区一种严重为害小麦的叶甲(群众叫它麦颈叶甲)要求鉴定。这种虫的外形与南方的甘薯叶甲极为近似，而为害对象却很不同。它们究竟是一个种还是不同的种呢？当时未能解决。1974 年，我们在南、北方进行了调查，发现北方麦颈叶甲猖獗地区的成虫并不取食小麦，而是在麦穗下方将茎咬成多个小孔产卵，由此切断了养分的输送，造成瘪粒或麦穗折断，使小麦严重减产。它的成虫取食田里及地边上的一种杂草——打碗花的叶子；幼虫取食这种植物的地下茎(在北方的其他地区，也曾发现成虫在甘薯叶上为害，但数量极少)。通过调查，我们认识了麦颈叶甲与甘薯叶甲食性基本一致，寄主植物同属于旋花科。

据文献记载，甘薯叶甲在南方产卵于土中，而北方的麦颈叶甲却产卵于麦茎中，产卵习性很不相同。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在南方进行了调查，发现南方的甘薯叶甲并非产卵于土中，而是产卵于禾本科杂草的根茎、豆根、枯萎的薯藤以及小麦收获后的断茎中。这和北方麦颈叶甲的产卵习性基本一致。

根据种间杂交不育的标准，我们也做了南北成虫的交配试验，结果是它们可以自由交配[1]，并无选择性。通过实际调查，反过来对标本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成虫外部形态的差异与地理分布有密切关系，在过渡地区存在明显的中间类型。

综合以上食性、产卵习性的基本一致，交配的无选择性和外部形态存在明显的过渡类型，我们认为南北两地的叶甲是同种的不同亚种。它们的学名分别为：甘薯叶甲北方亚种 (即麦颈叶甲) *Colasposoma dauricum dauricum* Mannerh.，甘薯叶甲南方亚种 *Cola-*

1) 交配后已产卵，但成虫采自野外，有可能先已受精。

*sposoma dauricum auripenne* Motsch.。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教导我们，解决问题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在甘薯叶甲分类的过程中，我们就是按照毛主席这一教导去做的。由于过去我们没有能够深入到实际，详细地占有资料，仅凭着标本和文献，只注意它们的外部形态和孤立的描述，因而不能掌握它们的共同性和由于地理分布的不同而表现为形态上的差异性。通过甘薯叶甲的调查，我们体会到在我们的工作中，不能盲目地相信书本，不能满足于表面的现象，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只有深入调查研究，详细占有资料，再加上科学的分析，才能使问题迎刃而解。

## 二、反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

鉴定物种是分类的基础工作。形形色色的生物可以区分为殊异的物种，而殊异的物种又可归纳为大小的物类。区分和归纳是分类学的基本内容。物种是分类的基本单元，分类学首先要求正确鉴定物种。鉴定物种得有鉴定的标准。长期以来，形态特征是分类学上常用的鉴定根据。号称现代分类学奠基者的林奈认为，物种是由相似形态的个体组成的，同种个体永远保持相似的类型。这是形态标准的理论根据。不难看出，它的实质就是物种不变论。因为物种不变，才能保持形态固定；只有形态固定才能做为鉴定的可靠依据。但是，物种是变异的，是由群体组成的，存在于大自然，不存在于标本馆。变异表现在种内群体之间，也表现在群内的个体之间；表现在形态特征，也表现在生态、生理、行为等等方面。固然，形态是最常用的特征，也是最方便的特征，当前分类鉴定一般还是以形态特征为主。但是，单纯的形态观点，关门鉴定，就难免出现差错，许多广布的、变异大的物种，就常常由一种被定成多种，甘薯叶甲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甘薯叶甲 *Colasposoma dauricum* Mannerh. 最早发表于 1849 年，以后外国人根据少量标本的颜色及某些形态上的差异陆续发表了十种之多，其中大部分已证明属于同物异名。1961 年，嘉理思 (Gressitt) 根据鞘翅肩胛后方有无皱褶作为区分我国北方种 *C. dauricum* 与南方的两种 *C. auripenne* 和 *C. matallicum* 的特征。其实，甘薯叶甲外部形态变异非常大，鞘翅上的皱褶只是区分雌雄的重要标志，且皱褶的程度也是自南而北逐渐减弱的；就其颜色而论，不但有蓝，绿、铜绿、青铜、蓝紫以及黑色，而且在南方有相当数量的虫体在鞘翅上具有特异的蓝色三角形斑。通过甘薯叶甲的鉴定过程，我们认为，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在研究某一物种时，不能脱离该物种生存的自然环境，一定要深入到实际中去，做多方面的细致的观察了解，在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旧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的动植物标本大量地被掠夺在国外，文献资料由外国人发表，鉴定的学名后面挂着外国人的姓氏，分类学深深地刻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爬行主义和洋奴哲学的影响很深，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毒害下，没有得到彻底清算

和认真批判。因此,工作中习惯于只用形态标准,关门搞研究。按照这个标准,所鉴定的材料是死体还是活体,是单个还是多个,便无关重要,不成问题。反正形态一致,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只有单个或更多标本,都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查文献、对标本,关门搞鉴定。这种三脱离的研究方式,不但使科研人员成为形而上学、繁琐哲学的奴隶,而且大大阻碍了分类学的发展,远远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飞速发展的需要。

## 三、沿着宪法第十二条指引的方向前进

宪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科学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转变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学习,我们认识到这次解决甘薯叶甲种类问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我们要想工农兵所想,急工农兵所急。不这样,就不能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我们的工作仅仅是朝着这个方向刚刚迈出了一步,认识也很肤浅,还要继续努力。

自然科学本来是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的总结,又用来指导实践。解放以后,我们的国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自然环境、耕作制度等等条件的改变,相应地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前景。过去的一些大害虫,今天得到了根治;而过去不为人们注意的一些种类可能成为较严重的害虫,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在分类工作中,常常碰到的广布种的多型现象或难以区分的隐种问题,其中有些种类和国计民生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些物种,有些我们已经认识,有些还不清楚。要认识这些物种,必须打破旧框框的束缚,深入到实际中去,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紧跟形势发展的需要,努力做到两个服务一个结合,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这样做,有利于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有利于世界观的改造,而且必然能促进分类学的发展。